

# 和解聲中的歐洲局勢

紀清寅

## 一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挫折與衰

弱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原於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在華盛頓誕生，當時簽署公約的國家計有：比利時、美國、加拿大、丹麥、法國、冰島、義大利、盧森堡、荷蘭、挪威、葡萄牙、及美國等十二個國家。於一九五一年增加土耳其、希臘，一九五四年又增加了西德，結果組成了十五國的共同組織，以美國實力為主幹，其目的乃在及時阻遏與對抗蘇聯向西擴張與侵略的一種軍事同盟，原則為如何加強北大西洋地區之防務，如何訓練各國軍隊，如何建立公約國在中歐、北歐、東南歐以及各海峽方面之軍事基地，是美國突破其門羅主義及放棄其孤立主義的一項空前的行動，也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向全世界各地推展「聯盟外交」的一個開端，起因應歸功於戰後所發生一連串事件，最先是東歐，其在蘇聯佔領軍的槍尖下被赤化，然後在地中海以威脅姿態進逼伊朗、希臘、土耳其，奪取捷克斯，威脅南斯拉夫，封鎖並企圖奪取聯軍佔領的西柏林等等，在在促使西方需要有一個集體的保護組織。

這一公約條文中最重要的一條是：「締約國同意對在歐洲及北美洲之一個或兩個以上之締約國之武裝攻擊，應視為對締約國全體之攻擊。因而同意遇有此種攻擊發生時，每一締約國將立即個別或協同其他締約國採取其認為恢復並維持北大西洋區域安全必要的行動，包括武力之使用在內」。依照這一條文的規定，美國對於這一公約任一締約國的 anywhere 一處領土如被攻擊，將視同美國本土的被攻擊，而將毫無猶豫的、無保留地、無條件的立即採取一切必需的手段，包括各種程度的軍事行動，以作緊急應付，這一種規定無異

對於西歐國家來說，乃是一種前所未有的保證；對美國來說也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責任義務和負擔。以戰前美國過去的堅持孤立主義，戰後竟一變而負起如此沈重的海外責任，實在是一種歷史性的轉捩點。

自北約成立以後，蘇聯雖然仍面對西歐繼續使用壓力，而西歐且堅強屹立，無懼於蘇聯的任何威脅。從那時開始，蘇聯亦未能從歐洲奪佔任何一寸土地，亦未能顛覆任何一個非共的政府。相反的，在一九五五年，蘇聯終於被迫結束奧地利東部的佔領，而完全撤退其軍隊；一九七一年蘇聯亦被迫在柏林問題上予以讓步，而承認及接受了戰後以來的一項既成事實，這一切變化，毫無疑義，乃是北約發生有效用的一種證明與結果。

二十多年來，雖然發生過多次危機，而東西集團的直接衝突得以倖免，可以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確曾極一時之威，發揮其嚇阻的力量，使得共黨集團不敢輕舉妄動。西歐國家又何嘗不深切瞭解其本身的安危，完全依靠此一同盟力量的消長，影響到個自的安全生存與繁榮，正可以說二十多年來西歐未曾遭受到外來武力的侵略與淪為赤化奴役的厄運。

北約組織原是以反共為基礎而締結的條約，然而它顯得軟弱無力的是在一九五六年十月蘇聯打着華沙共黨集團的旗號入侵匈牙利，作血腥的鎮壓，一九六八年八月蘇聯又進兵捷克所作「布拉格的春天」事件。前此，北約最初時期，英國即曾採取了挾蘇共以自重於美國的政策，因而遭到法國總統戴高樂的不滿，認為是出於美國的重英輕法政策，乃以第三者自居；其後英國為保護印度率先於一九五〇年一月承認共匪為政權，戴高樂為要和美國高唱反調亦繼續於一九六四年一月承認共匪於後，這種破壞反共基礎以致使匪蘇坐大，且種下美國與北約盟軍分裂的危機。

自從一九五八年法國在戴高樂領導下，反美的嫉恨心理就成了法國政策

的特徵；迨至一九六六年三月戴高樂竟公然下令將法國軍隊，退出北約組織，不受北約盟軍最高統帥部的指揮，同時要求北約總部撤離巴黎；因而北約盟軍總部被迫於一九六七年遷往比京布魯塞爾，北約組織幾乎為之瓦解，也是北約組織內部最嚴重的一次危機。

隨著時代的演進及國際局勢的不斷變化，北約組織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各締約國朝野對它的看法，也開始有了改變。上年北約組織祕書長龍斯說過：「這個原先以軍事聯盟姿態出現的組織，現在已經變成一個以政治及外交為主的組織，它直接的捲入了許多事情，而這些事情又是使這個組織惡化的來源」。然而，我們不忘記，蘇聯正以令人驚恐的速度，增加它的軍事潛力，而它又沒有放棄它的政治與思想優勢的計劃」。

北約組織軍事委員會主席史坦因賀夫將軍是德國著名的軍事家，在本年四月退休前曾發表談話認為西歐未來的安全，在軍事觀點上感到憂慮。史將軍指出：「如果沒有美國駐軍，而談防禦歐洲，可以說是幻想，其一是，西歐只有在美國核子傘保護下，安全才有保障。西歐國家基於財力而沒有能力製造像美國同樣龐大的核子武力。其二是，駐紮西歐的四十多萬美軍，可以說不分晝夜隨時可以出動。而西歐國家包括德國在內的軍隊，如遇緊急事件時，還得臨時動員」。西歐為了本身的安全，必須和美國加強合作，但對目前西歐與美國之間關係的冷淡，深表憂慮」。史氏更指出：「西歐安全面臨危機是由於北約組織財政上和人員上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很多人對當前政治緩和和氣氛發生錯覺，他們看不出隱藏在蘇聯背後所謂和平的真正意圖，無形中鬆懈了防禦的努力」。史氏並舉出三種實例：（一）在北約組織的十二個盟國中却有十三種不同的戰車防禦火箭，在進行研究發展，另外六種也即將進行建造，而在上次中東以阿戰爭中，阿拉伯國家僅只動用了一種蘇製火箭並且運用得很成功。（二）北約軍隊所用的槍砲有各種不同的口徑，二、三十種不同的車輛，北約組織所擁有的艦隊上各種大砲有四十多種口徑大小，和四十種不同的彈藥，軍用飛機也有二十多種。相反的在華沙共黨集團的軍隊，不論是武器、彈藥、飛機、船艦或是車輛及其他裝備都是劃一的。（三）北約組織國家每年用於軍事方面的研究和發展費用達二百億馬克，遺憾的是其中百分之五十是重複的，有時甚至會三次或四次進行同樣的研究發展」。

據報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不包括法國在內，軍事實力的分配：陸軍一百

一十萬人，坦克車八千一百輛，戰鬥機二千九百架。華沙共黨集團兵力却擁有陸軍一百三十五萬人，坦克車二萬一千二百輛，戰鬥機五千三百九十架①。從上面數字與東歐的共黨一比，無論人數與火力，後者均超過前者，可以看出雙方實力的懸殊。

上年（一九七三年）四月季辛吉曾代表美國提議要求制定一項新大西洋憲章，以確定歐洲與美國關係的原則時，却得到西歐冷漠的反應，盟國認為這個主意，不過在爭論支付平衡及分担國防費用的問題。嗣後經過十四個月激烈爭辯，尼克森總統及北約組織其他十四國的領袖終於於本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布魯塞爾簽署了一項「新的大西洋宣言」，再度委身於大西洋同盟原則，並矢志致力彼此之間的密切磋商與合作。

事實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今天的世界上，是勢必需要它的存在而且是長期的存在。

## 二 西德「東進」政策淪為蘇聯的工具

中東戰爭突然對西歐在當前世界政治與戰略上的重要性，給予一個考驗。九個歐洲經濟社團共同市場對中東決議案，即是對阿拉伯國家表示投降，祇要阿拉伯國家能繼續提供石油，似乎並不瞭解阿聯所發動的石油戰爭，只是蘇聯擬定的戰略計劃的一部份，旨在破壞西方國家對中東的整個立場以及瓦解北約組織。事實上阿拉伯國家對西歐國家的石油運輸仍然減少，並對荷蘭採取禁運。歐洲北約會員國却順從了蘇聯的意願，支持它反對自己的盟友——美國，北約等於名存實亡。而西德所表現的立場最為明顯，它曾公開宣稱美國無權使用在西德境內的武器，即使是為了保衛對整個西方世界至為重要的一個戰略據點。顯然西德已被莫斯科利用作為蘇聯的政策工具。

西德反對黨基督教民主黨曾指出，策動德、蘇和解的重要人物之一的巴爾（原任特別任務部部長）曾協助布蘭德總理擬定所謂「東進政策」，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使西德脫離西方聯盟。「東進政策」推行的結果是當中東危機發生時，歐洲和平已不再有保障，波昂政府已不再是西方的盟友，它已無法擺脫蘇聯的壓力。相反地，它曾要求蘇聯在中東一旦完全停止供應石油，即

改由蘇方提供，莫斯科業經同意，於是波昂政府說，這顯然是蘇、德「和解」的成功。

反對黨重要領袖之一的史特勞斯強烈指責西德政府的現行外交政策，有害於國家的統一與整個西歐的安全。他認為最近事件是西歐國家疏忽自己所負的區域防禦責任，並向美國顯示，它們是不可信賴的夥伴。

縱然其他西歐國家明瞭，只有美國的核子傘才能保護，它們不致受到蘇聯的侵害，但是波昂政府仍然執迷不悟，首先標榜中立，繼而走向蘇聯社會主義的「和平陣營」中。這是德國政界所深切關心的，然而波昂當局却諱莫如深，始終未曾吐露過它真正的野心。基民黨國會議員們經過訪蘇後，從蘇方官員口中獲知，蘇聯已向西德商談數億盧布的信用貸款。

在布蘭德的東進政策下，一反過去基督教民主黨幾位總理的一貫作風，由反共變為親共，由主張德意志統一變為贊成東西德的繼續分裂，西德承認了東德偽政權，兩個德國進入了聯合國。然而東德對西德及西方世界的攻擊反而有增無已，東德所建立的鐵幕其封鎖形式也越來越嚴密，不僅分隔了德國，也分隔了歐洲；在東西和解聲中，這是一個不容忽略的事實，因之西德却也失掉了它在歐洲多年來慘淡經營所獲得的政治重心和經濟重心。

西德總理布蘭德的一名主要政治助理季佑姆經於本年四月二十五日發覺是一名潛伏的東德間諜，西德政局當即呈現一片騷動，布蘭德總理亦立即引咎辭職，由外長奚爾代理其職務。這名間諜是於十七年前以難民身份逃到西德，他從一名地方社民黨黨員作起，再到總理辦公室工作，成為布氏的幕僚，繼而升為主要政治助理；經常在布氏左右，且參與很多重要會議，至少已取得大批機密資料。布氏之「東進政策」已遭到連串挫敗，然而却一再履行德、蘇和約的義務，支持蘇方所倡導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所謂東西和解，一直為西柏林的現狀所困擾。布氏雖在重重困難下完成了與捷克、保加利亞及匈牙利等國的談判，但是放棄了一個堅持已久的條件，即在外交上對西柏林享有充分主權，此點使西德選民大感驚訝。西德同時也忽略了蘇聯之歐洲安全合作會議的目的，是想瓦解西歐的團結，將美國趕出歐洲的事實。

布氏所領導的社民黨，自上年起，即有嚴重分裂的現象，黨內的馬克斯派是由一批年青人所操縱，其領導人是羅斯，曾經要求把黨作基本的改變，

使社民黨朝着更左的方向推動，而不是布氏所選擇的「新中間路線」。西德選民對布蘭德在黨內容忍左派份子，甚至容忍其作公然顛覆行為已表現不滿，至對布氏之「東進政策」，也感到懷疑。有關西德在各種談判立場，季佑姆共謀當具有無比的作用。

戰後二十多年來，西德人民發奮圖強，加上美援的大力協助，已由戰敗國成為西歐的經濟巨人。在基民黨執政時期，西德一直是西方的忠實盟邦，也是防共的柱石。一九六九年布蘭德崛起，首先創導所謂「東進政策」，在東西和解聲中搶先了一着，也為西德帶來無窮的憂患，

現由原任財政部長施密特繼任總理。使人注目的是那個極力慫恿布蘭德親蘇親共的巴爾和其他比較左傾的閣員，均已一一去職，西德未來的政局動向，自為西方世界所關切，認為領導人施密特應該懷於布蘭德的教訓，在「東進政策」上應當採取更為審慎的步驟，加強與美國及西方的防禦聯繫，才可以恢復西德的經濟繁榮，重建穩定的社會秩序。

### 三 法國外交政策的改變

戴高樂於一九六九年在一次公民投票中受挫，宣佈辭職，龐畢度出而競選獲勝，出任法國總統，從而擺脫了戴高樂的羈絆，乃發揮他的宏才大略；大權獨攬，對政治和政府的種種活動，握有特殊的控制權，使國會成爲一種形式上的機構，使其內政富有保守色彩而外交成爲他個人外交政策的工具。更重要的一點，是他自己躋身於歐洲首要政治家的行列，形成和美國分庭抗禮的態勢。法國的外交有其雙重的性格；一爲理想的「世界主義」，一爲狹窄的國家主義，即是「法蘭西民族現實的利益」。其理想的世界主義是以民族現實的利益爲出發點，爲基礎。研究法國現代政治者每以戴高樂爲劃分點；因爲戴高樂是一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在他執政建立第五共和以來，法國的外交政策完全着眼於國家的利益。龐畢度則是戴高樂主義的溫和派和修正者，其處理國際事務之態度如此，處理能源危機亦復如此。

就政治而言，法國自戴高樂時代，脫離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來，在政治、外交方面，力求自立。中東之戰不明不白宣佈停火，使法國對美、蘇間祕密協議，大爲光火並且認爲美國固步自封，未把歐洲盟國放在眼中，歐洲

是美國同等地位的盟國，却是居於次等地位的「屬國」。對於美國在歐洲行使「領導權」，與法國一貫的「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口號相抵觸。因而龐畢度甚至甘冒「歐洲分裂」的大不韙，公然拒絕美國提出的石油解決方案。

其次龐畢度對美、蘇兩極的外交緩和，抱着憂慮的態度；龐畢度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法國不能容忍兩大極權的任何一方，在他的『顧客』身上行使絕對控制，以及在兩者的妥協中，以法律觀點來主宰他們的命運」，如此其有意對抗美國的同時，也向蘇聯擺一擺姿態。

儘管法國內閣中，有人認為就算歐洲外交不能獨立，受美國控制，至少足以形成對抗蘇聯的軍事強權。至對蘇聯而言，最理想的是莫過於「根本沒有歐洲」。

在戴高樂掌握法國政權時，乃以竭力發揚法蘭西光榮為己任，他本着剛復桀驁的性格，加上在大戰時所受盟國抑制的宿怨，即利用歐洲大陸各國當時經濟的蕭條和不满美國對歐洲事務的沙文態度，領導組成歐洲的共同體，企圖驅逐美國退出歐洲，建立獨立的第三勢力。甚至為求取得領導權，不惜勾結共黨集團，出賣自由盟友，破壞民主陣線的團結。這就是戴高樂主義的形貌，雖小有助於法國的聲勢，却一直毒蝕着國際的事務。

龐畢度上台主持法國政府，祇在手腕上稍為溫和，接觸上較為頻密，而實質上，戴高樂的幽魂仍在龐氏的心中依然未散，仍執行以維護法蘭西一國利益為前提，而搗亂世界和平，破壞人類生活的政策。諸如，阿拉伯國家擅行禁運石油，提高油價，舉世的石油消費國家方集中智力財力，組成行動組以謀應付，而龐畢度的政府却拒不參加，反單獨與利比亞等阿拉伯國家談判，提供最新武器，換取原油，等於助桀為虐，破壞西方的一致行動。按法國在阿拉伯國家實施石油減產禁運之前，早已獲得情報，其外長左伯特立即遍訪各重要產油國衝折介衡，為法國石油供應，爭取最惠國待遇，奠定良好基礎，以致在世界性的石油荒中，能安然渡過危機。至於法、蘇之接觸頻繁，簽有各種合作條約協定，甚至龐氏以帶病之身於本年四月間尚作第五次訪蘇與蘇魯布利茲涅夫晤談，主題着重於歐洲高層會議，龐氏承允協助蘇聯在歐洲高層會議中排除障礙。此次會談雖無巨大成果，但仍產生有極大的作用。對蘇而言，際此歐美交惡，法國竭力反抗美國，在歐洲領導權之形勢下拉攏

法國，可以對美施以壓力，迫使美國加速對蘇技術及經濟的援助。對法國而言，蘇聯之大加青睞，無疑使法國在蘇俄眼中為歐洲一個具有特權地位的国家，而加重法國對歐洲的領導權。總之，法國之外交政策是以追求法國本身的利益更甚於歐洲或世界的利益為前提；在歐洲則獨自脫離北約組織，在亞洲也獨自脫離東南亞公約組織，藉對蘇、匪的歡心，棄置盟友於不顧，一切都以唯法國的利益、地位、權勢為轉移，絕無道義合作協調的精神。

龐畢度已於本年四月三日逝世，代之而起的是掌理法國財政部長已有十年之久的戴斯亨當選為繼任總統，並在五月廿七日就職後任命戴高樂派的內政部長席拉克出任總理，其他過半數的部長都是戴高樂所知遇，龐畢度所提拔，顯然很難對內政外交完全拋棄戴龐二氏遺留下的舊規和精神，不無有蕭規曹隨之勢。

戴斯亨新總統曾於本年六月五日對北約組織秘書長龍斯作出諾言，保證法國將對北約的効忠，此外並分函歐洲各國領袖，明顯表示他有誠意維持歐洲國家的團結和建設歐洲的決心。法國政府能否擺脫長期以來，在戴高樂主義所涵蓋下的法國政策，尙難劇予逆料。

#### 四 華沙公約對西方的策略

本年四月十八、十九兩日七個共黨國家即蘇聯、波蘭、東德、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的黨政首腦在華沙舉行首次華沙公約政治磋商委員會。會中曾檢討東歐集團與西方的策略關係。西方希望這次會議能在東西方武器談判上做一項突破，提供某種讓步或妥協，以便使維也納會議有關縮減中歐軍隊的談判得能繼續進行。參加這項代表三百萬軍隊的最高層委員會，蘇方有布利茲涅夫，總理柯錫金，國防部長葛列契柯以及其他若干專家。會後發表一項聯合公報，重申東歐集團願意解散華沙聯盟的軍事組織，如果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也同時如此作作的話。

華沙公約呼籲為歐洲成立一個永久性的安全理事會，並強調這一組織，應在目前的歐洲安全會議圓滿結束後成立。歐洲安全會議目前正進行第二階段的討論會。

公報中說：「為了達成在所有歐陸國家間建立新關係的歷史性工作，我

們認為這項會議不是一個終結，反而是一個起點。「我們可以在參加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國家，建立一個永久性的組織，以便達成這一目標」。只要西方沒有有效的裁軍，東方集團的防禦潛力，將予以增強」。

若干西方消息指稱，蘇聯在過去十二個月以來曾以最新式武器及坦克重新裝配東歐部隊，此舉咸認為可能是為同意在中歐的東西裁減軍備而作準備。另據本年二月三日柏林美聯社消息，蘇聯目前正在加強其駐東德的紅軍並使之具有現代化裝備。據估計，蘇聯在東德的兵力超過四十萬將近五十萬之譜。按原駐東歐部隊約三十一個師，其中二十個師駐在東德。

蘇聯這一支強大武力，包括約六萬的戰術空軍，和二十至二十二個師，每師一萬至一萬五千人的地面部隊。據觀察家分析，蘇聯之地面部隊，着重於組成較小的戰鬥團，各戰鬥團配屬二個或三個以上的摩托化步兵團，每一戰鬥團能獨立作戰。此外並正將巨型運輸卡車運入東德，該項車輛能攜帶各種裝甲車至遭受壓力地區。

與蘇聯紅軍對峙的係駐在西德的美國第七軍團，約擁有二十萬五千人，另有支援部隊及空軍。美蘇兵力的比例咸認極其重要，因為西德之四十六萬部隊並未配備有核子武器，而英國及其他北約組織部隊的數量均比較小。

美國官員透露，美國駐西德的核子兵力，擁有約七千二百枚核子彈頭。而蘇聯駐東德的兵力，亦包括至少有類似的核子能力，據稱可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核子彈頭力量。同時蘇聯亦在東德部署有擴大增強的最新防空飛彈系統。

## 結論

西歐局勢，由於蘇聯所倡導的「歐洲集體安全與合作體系」議案，不僅作為鬆弛西歐的戒備心與警惕性，削減美國在歐洲的力量與影響，破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團結，且為其對本身擴張侵略勢力的張本。近年來蘇聯之竭力拉攏法國，分化西德，使之與英、美離心離德，發生齟齬以致使北約幾乎走上瓦解崩潰之途。在馬列主義者心目中，英、美是必須打倒的帝國主義典型。二次大戰後，海外殖民地紛紛反英，幸而英國尚屬知機，先後准予獨立，和平解決，不允許過激的共黨攫取政權。然而國際共黨仍然繼續一面利用亞、非、拉地區民族主義的覺醒，掀起反英、反美運動；一面在英、美國內

滲透民間組織，尤以工會組織，內外夾攻，企圖顛覆整個政權。好在英美國家民族性具有冷靜、理智、容忍以及個人主義思想，絕不歡迎偏激的極權共產主義，以致未能中其詭謀奸計。

尼克森總統最近訪蘇，曾與蘇魯布里茲涅夫進行第三次高峯會談，對主題商討「限制戰略武器問題」仍未達成協議，且有陷於僵局之勢。今後如何制止美、蘇雙方發展核武器競賽一節，殊難有所逆料。

驢武主義者的橫行和無鑿，和平力量的散漫和脆弱，使人類陷入了更深的危機。

尼克森總統倡導之「和解政策」，其實是對驢武主義者的妥協謀術。「和平」與「和解」，本質上是截然兩件事，尼氏放棄了真正「和平」的爭取，改採「和解政策」，其結果是「和平」愈趨遙遠，戰爭的威脅愈形加劇。

「和解政策」帶來的是在亞洲有美毛的勾結；在歐洲有美、蘇的「合作」，白宮認此為阻止新戰爭再起的轉捩點，但事實上，不論毛匪和蘇共，對美國的仇意從未消逝，甚至正在加緊製造戰爭和動亂，利用「和解」展開進一步的擴張，以遂行其赤化世界的最後目的。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長龍斯在北約組織第二十五週年外長會議致開幕詞時說過：「蘇聯認為『和解』是一種單向進程，祇對蘇聯有利」，「促請規劃盟誼政策的人士，要避免樂觀，勿斷言和解業已達成」，「現實是另一回事，和解是尚未建立的事實，它無非是我們的政策和希望的目標」而已。②

註①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三日聯合版報報導。

註②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九日聯合版報報導。

鄧公玄著：

政治藝術論  
人生價值論

重版了！

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